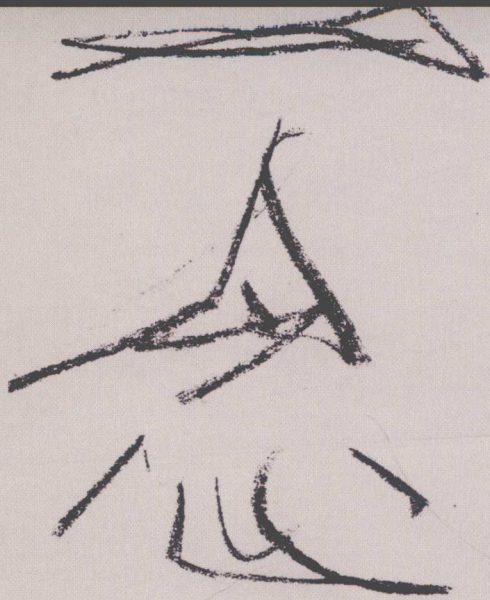


余光中



The
1

FOREVER YOUNG

余光中
写给年轻人的散文

生命像一次短暂的旅行，愿你永远年轻，
永远年轻。

明知时间不可逆，
还要与永恒拔河。

念永恒

中信出版集团

The
1

FOREVER YOUNG

余光中



念 永 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念永恒 / 余光中著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

2019.6

ISBN 978-7-5217-0290-3

I. ①一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54613号

一念永恒

著 者: 余光中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0 字 数: 213千字

版 次: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: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217-0290-3

定 价: 5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敢在时间里自焚，必在永恒里结晶。

余光中

PREFACE

序 言

更深的了解，是最好的纪念。



父亲生前常有人问他是否要写自传，他总说他的作品就是日记。父亲在大学时代开始写作，大约是在厦门大学时开始发表文章，在其遗物中，还有他在厦门《星光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剪报，整齐地贴在白报纸上，订成一册。

从那时起他就认定自己要当作家，一生共出版了诗集十九本、散文十二册，另有评论七本，近期还将出版他离世前即规划好的第八本评论集。要认识父亲，这四十六册作品确实可以提供相当多的线索了。

大陆读者最耳熟能详的是《乡愁》这首诗，然而，父亲写了四十六册作品，《乡愁》只是其中之一，不能代表他的全部。

很高兴大陆的编辑编了这本散文选，用心地选出了三十四篇散文，分成五辑。

相信读者透过这些作品，对父亲的认识能够大大拓展到乡愁以外的情感和思想，如此他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。

余幼珊

「 纪念，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，
我竟何幸，做异域的逍遥之游。二百
多个无欢的黎明，醒来，醒在异国的
床上，望雁思归。 」



目 录

第一辑

逍遥游

纪念，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，我竟何幸，做
异域的逍遥之游。二百多个无欢的黎明，醒来，醒
在异国的床上，望雁思归。

猛虎与蔷薇	002
石城之行	007
死亡，你不要骄傲	016
剪掉散文的辫子	023
九张床	036
四月，在古战场	044
黑灵魂	052
逍遥游	063



第二辑

望乡的牧神

后脚还在壮岁，前脚却将踏进中年。岁月的重压已开始感到沧桑。沉浸在新大陆的记忆之中，旧大陆的回忆时隐时现。更远，更难忘。

听听那冷雨	076
南太基	085
登楼赋	097
望乡的牧神	105
焚鹤人	122

第三辑

青青边愁

台湾对我，是鼓励，是安慰。香港，却是陌生的挑战。我的选择是往难处走。身处香港，等于从后门远望故乡，乃有边愁。

我的四个假想敌	136
沙田山居	144
尺素寸心	149
茱萸之谜	153
高速的联想	157
记忆像铁轨一样长	165





第四辑

落日故人情

我们夫妻好游成癖，而且愈演愈烈。正当汗漫的欧游之余，仓皇的离港前夕，那时的心情，对十年的香港居无限依依，对未来的高雄居一片茫茫。

假如我有九条命	178
凭一张地图	183
远方的雷声	187
夜读叔本华	191
风吹西班牙	194
雪浓莎	208
凡高的向日葵	233
古堡与黑塔	2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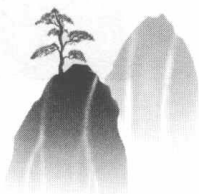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辑

日不落家

女儿长大离家，只剩我们夫妻二人孤守岛中。感慨更深，沧桑更长，不但对四个女儿更加疼惜，对妻子善尽慈母之职亦怀有无尽的感激。

开你的大头会	252
另有离愁	257
自豪与自幸——我的国文启蒙	261
另一段城南旧事	270
戏孔三题	278
两个寡妇的故事	282
日不落家	291

余光中生平足迹 / 303



第一辑

逍遥游



猛虎与蔷薇

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，他能动也能静，能屈也能伸，能微笑也能痛哭，能像二十世纪人一样的复杂，也能像亚当、夏娃一样的纯真，一句话，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。

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·萨松（Siegfried Sassoon，1886—1967）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：“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.”译成中文，便是：“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。”

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（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勒律治《忽必烈汗》中的三行诗句“好一处蛮荒的所在！如此的圣洁、鬼怪，像在那残月之下，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！”为浪漫诗派的代表），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。每次念及，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亨利·卢梭（Henri Rousseau，1844—1910）的杰作《沉睡的吉卜赛人》。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，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，我相信，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。惜乎卢梭逝世，而萨松尚未成名。

我说这行诗是象征诗派的代表，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；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，但同时更表现出那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。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“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”，那就会显得呆笨、死板，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。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，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，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，而“细嗅”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——两者的调和与统一。

原来人性含有两个：其一是男性的，其一是女性的；其一如苍鹰、如飞瀑、如怒马；其一如夜莺、如静池、如驯羊。所谓雄伟和秀美，所谓外向和内向，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，所谓狄奥尼索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，所谓“金刚怒目，菩萨低眉”，所谓“静如处女，动如脱兔”，所谓“骏马秋风冀北，杏花春雨江南”^①，所谓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和“大江东去”，一

① 徐悲鸿原本自题联为“白马秋风塞上，杏花春雨江南”，后画家吴冠中把这一句改为“骏马秋风冀北”，意境相似，后一句则完整保留。——编者注（全书若无特殊说明，均为编者注）

句话，姚姬传^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，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。两者粗看若相反，实则乃相成。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，只是比例不同而已。

东坡有幕士，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，执红牙板，歌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；东坡词须关西大汉，铜琵琶，铁绰板，唱“大江东去”。东坡为之“绝倒”。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。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“大江东去”？“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”“绣帘开，一点明月窥人”这些词句，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？而柳永的词句，“长安古道马迟迟，高柳乱蝉嘶”以及“渡万壑千岩，越溪深处。怒涛渐息，樵风乍起；更闻商旅相呼，片帆高举”，又是何等境界！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阙那一句“暮霭沉沉楚天阔”，谁能说它竟是阴柔？他如王维以清淡胜，却写过“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当百万师”的诗句；辛弃疾以沉雄胜，却写过“罗帐灯昏，哽咽梦中语”的词句。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，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。可是清脆的夜莺也曾唱过：“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，怒着鹰眼，凝视在太平洋上。”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《夜莺曲》里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。“同样的歌声时常——迷住了神怪的长窗——那荒僻妖土的长窗——俯临在惊险的海上。”至于那只云雀，他那《西风歌》里所蕴藏的力量，简直是排山倒海，雷霆万

① 姚姬传：姚鼐（nài），字姬传，清代著名散文家，与方苞、刘大槐并称为“桐城派三祖”。

钩！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《奥西曼迭斯》（*Ozymandias*）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，只其气象之伟大、魄力之雄浑，已可匹敌太白的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。

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气，许多人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。例如在英国，华兹华斯欣赏弥尔顿；拜伦欣赏蒲柏^①；夏洛蒂·勃朗特欣赏萨克雷；司各特欣赏简·奥斯汀；斯温伯恩欣赏兰道；兰道欣赏勃朗宁。在我国，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

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，就觉得他是阳刚，而提起另一个人，又觉得他是阴柔呢？这是因为各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。有人的心原是虎穴，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；有人的心原是花园，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。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，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。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，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。所以霸王有时悲歌，弱女有时杀贼；梅村、子山晚作悲凉，萨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《心旅》（*The Heart's Journey*）。

“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。”人生原是战场，有猛虎才能

① 蒲柏：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，翻译了古希腊史诗《伊利亚特》与《奥德赛》，著有《田园诗集》。